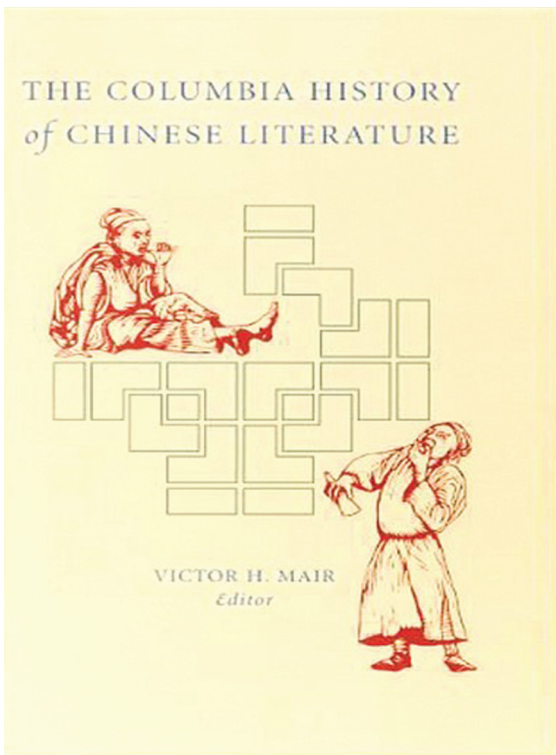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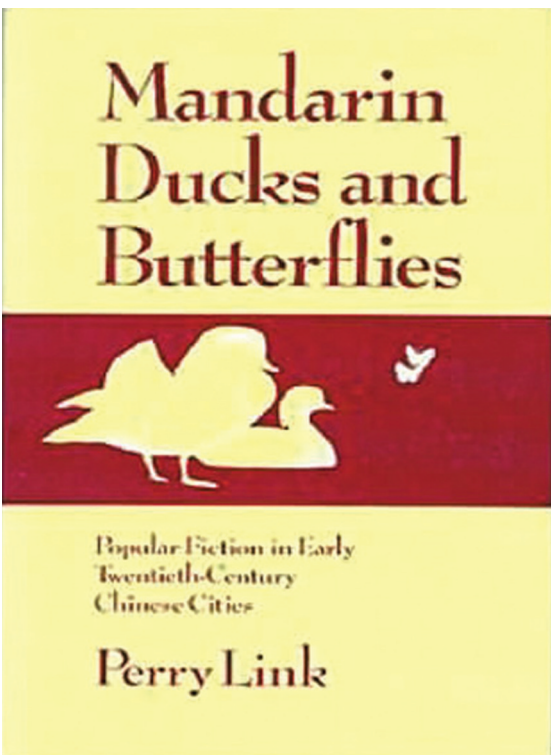


张恨水的“冷清”与“热闹”

●张艳丽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通俗小说》

张恨水被老舍称为“国内惟一的妇孺皆知的外作家”，被学者范伯群誉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第一号人物”。他将西方小说技法与中国传统章回体相结合，借助报刊连载，成功开辟出通俗小说的产销之路，一时轰动文坛。

考察张恨水作品的传播历程会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张恨水在国内家喻户晓，但在海外却相对冷清；单就其人在海外的情况看，则是研究多、译介少。缘何会出现这双重“冷清”与“热闹”？对其做一番爬梳或可发现些许端倪。

作品零星传播至海外

张恨水作品全译本有4种，最早的是《满城风雨》。日本军人山县初男出于政治宣传目的于1939年6月将其译成日文，更名为“支那の自画像”，由日本东京冈仓书房出版。1943年11月，日本译者饭家郎出于学术研究目的，将《啼笑因缘》译成日文，由生活社发行。1956年，日本汉学家常石茂将《白蛇传》译成日文，更名为《白夫人之恋》，由日本河出书房出版。1997年，威廉·莱尔将《平沪通车》译成英文，更名为“Shanghai Express”，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恨水作品的节译稍多，有英文版4种、日文版2种。1940年，张恨水的《大江东去》连载于香港《国民日报》，1942年出版单行本。1949年，张恨水在《新民报》发表《写作生涯回忆》说：“此书在美国听说有节译本，发表在报上。报，我未见之，是朋友告诉我的。”可算节译本英文版的一种。此外，香港还有《啼笑因缘》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部分译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谭景辉博士翻译《巴山夜雨》的节选（他也节译过张恨水的散文集《水畔人物论赞》）；1987年，美国威斯康星州州立大学王晓薇博士论文中的译文。王晓薇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Departure And Return—Chang Hen-shui and the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其中引用并英译了《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因缘》《夜深沉》等小说的部分文字，也翻译了《写作生涯回忆》《我的生活和创作》中的部分内容，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日文节译有两种，都是相关研究者需要引用作品部分内容时所译，传播范围较小。

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零星翻译了张恨水的作品。2004年，由张恨水小说《夜深沉》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分镜头剧本，被中国传媒大学鲁译泽成英文出版，名为“The Long And Dark Night”。此外，翻译家张培基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4》2012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译作采用中英对照的方式向海外读者推介了数十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其中张恨水的散文《81岁结婚》入选。

研究价值日益彰显

相比张恨水作品零星翻译的“冷清”，海外学术界对张恨水的研究更为“热闹”。在日、英、美、韩等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关注张恨水的学者，他们对张恨水的研究与评价有局限也有创新，大致有以下视角：

其一是以西方现代文学观为视角批评张恨水的作品，认为其属于鸳鸯蝴蝶派，创作手法传统、思想倾向守旧，此观点的代表当属美国学者夏志清。1961年，英语世界第一本全面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美国问世，作者夏志清并未将张恨水纳入考察视野。2013年，夏志清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写作此书时用的是西方现代文学的观念，而张恨水是老派的写法。与其观点相似的还有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提到张恨水时，顾彬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小说家，但他从来没有融入现代性的社会和世界中去。他的写法还是非常传统。他有非常固定的道德观，对现代性几乎完全没有认识”。由于他们采取的视角是纯西方的，也就不可能对“在传统中改良”的张恨水有客观、全面的认识。

其二是从社会学、文学的角度看待张恨水小说，还

原张恨水小说的社会背景，客观评价张恨水小说的价值。美国汉学家Perry Link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198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通俗小说》。Perry Link对张恨水《啼笑因缘》的情节设置高度认可，并肯定了小说的社会价值，这是海外张恨水研究的一个进步。2001年，美国汉学家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出版，后风行西方汉学界。在该书第四编小说卷，编写者Philip F. C. Williams指出，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堪称20世纪最流行的三四部长篇小说之一”，他认为张恨水小说对上海读者的影响近似于20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这一观点具有世界文学格局，颇有启示性。

其三是从现代中国城市的视角研究张恨水小说，考察张恨水的文化倾向。1996年，美籍华裔学者张英进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出版，该书从城市文化想象角度研究张恨水小说中的北京空间构形及性别文化内涵，指出张恨水在对“北京形象”的构形中展示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性的冲突，而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取得了象征性胜利。故此，张英进认为，张恨水足以形成自己的文学流派，不宜被划入鸳鸯蝴蝶派，其观点颇具创见。

其四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考察张恨水小说，肯定他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影响。2005年，美国学者马克兰在《张恨水的中国通俗小说（1919—1949）》中认为，张恨水参与了整个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的历史进程，肯定了张恨水小说的现代性及其对现代文学史作出的贡献，这一观点较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的张恨水研究有了根本的反转。

总体而言，张恨水的海外学术研究经历了从上世纪单一的研究到21世纪的多元研究格局。虽然张恨水的知名度在海外远逊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巨匠，但其小说囊括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动况，堪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对海外学界了解20世纪中国文学与社会的整体风貌具有独特价值。这恐怕是张恨水的研究价值日益彰显的原因。

通俗文学海外译介待加强

从读者群体的规模看，张恨水在中国现代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者赵曼彪说：“自张恨水先生

始，才有了畅销文学。”他认为，张恨水的作品具有民族性、人民性和传播性，充分具备海外传播价值。

的确，张恨水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受社会各阶层喜爱，即使在作家去世的几十年后，其小说依然被改编成影视剧在大众文化中经久不衰。除《天河配》《落霞孤鹜》《美人恩》《大江东去》等12部作品改编成电影外，自2003年同名电视剧《金粉世家》在央视热播后，张恨水小说出现了电视剧改编热潮。2004—2008年，《红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纸醉金迷》等大陆出品的电视剧都改编自张恨水的作品，并取得收视佳绩。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作品不仅具有民族性、通俗性，也同时具有现代性、现实性。

但目前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家的海外传播情况还不十分理想。究其原因，一方面与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通俗文学的轻视有关；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性”的西方文学观念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张恨水的价值不彰。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非华语阅读群体中，当前的问并非张恨水是否获得了应有的尊重，而是对他个人及其作品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就目前张恨水作品的翻译情况看，译本语种仅有英、日两种；就体裁而言，小说为主，散文、杂谈少之又少；就题材而言，言情小说占多数，社会小说没有得到充分译介；就代表性而言，只有《啼笑因缘》的全文被译成英文，《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夜深沉》等经典作品缺乏全译本。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张恨水作品在海外的影响，也反映出通俗文学作家作品海外传播的整体情况。

鉴于此，加强通俗文学经典的海外译介很有必要。国内文学出版社及高校相关机构（如国际写作中心）等可适当关注通俗文学领域的代表作家和作品，着手相关翻译项目；近年来，“新时期张恨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张恨水国际文学研讨会”等会议的召开，也对增强中国通俗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有所裨益。此外，还可以发挥通俗文学易于接受和传播的特点，利用网络平台（如中国文化译研网等）向海外推介相关作品，包括其影视改编作品。除张恨水外，李涵秋、刘云若、秦瘦鸥等通俗小说家的经典作品也应得到关注。

加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作品的海外传播，不仅可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市民社会的独特风貌，更能让海外读者和学者看到中国文学民族性、通俗性、现代性的另一面，对其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诗词书画，也在一饮一啄、一杯一箸间。一双筷子，长约数寸，看起来很是寻常，却是独特的文化载体，包含着深邃的哲理与悠久的历史文

化，与中国人的礼仪、哲学等紧密相连。

据考证，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筷子。安阳殷墟曾出土6支青铜箸头，可接柄使用。筷子原先并不叫“筷”，古时称“箸”“桼”，均表示辅助用食之意。后来，因“箸”和“住”同音，船家特别忌讳，便改称“快儿”，希望船可以快行，讨个口彩。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筷子”这一通用叫法。

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双筷子，只需通过手指控制用力，使之分开、闭合，相互配合，便能轻松移动食物。不同于西方餐具那样把食物切开、扎破，我们手中的筷子可以一直保持食物的完整性，吃东西时慢慢地把食物夹起拿走即可。小小筷子，四两拨千斤，一切和顺畅达。

一杯一箸间，折射出中华礼仪之光。人们用餐、用筷时要干净利落，举止典雅，忌迷信，举筷不定；忌翻筷，以筷挑菜拣食；忌刺筷，以筷当叉戳食；忌指筷，持筷说话点人等。毋庸说在宴席上，“长辈先动筷”的基本规矩，看似简单，却包含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尊老敬老文化。筷子，让中国人的一日三餐，处处以礼存心。

一双筷子，更是一份温暖。家里添丁，游子归家，有客来访之时，家里的主人总会说“添一双筷子”。筷子自成一双，住住还被用作送给新婚夫妇的礼物，寓意成双成对。一双筷子，夹起的是温暖人心的人间烟火；添一双筷子，添的是一家人的团圆吉祥。

成双成对的筷子还有一份“和为贵”的意蕴。中国人说“一双筷子”，不说“两根筷子”，两根为一双，组合成一便可齐心协力，互动统一。

不要小看一双筷子。筷子一头圆、一头方，象征天圆地方；手持筷子，五指需要上中下配合使用，象征着天地人三才；筷子一分为二，却又合二为一，象征着阴阳结合、包容和谐。它是中华文化的独特符号，是中国人对世界基本原则的认识与理解，代表了中国人对天地朴素的信仰。

“兄弟一般长，见面就帮忙。”这是一个关于筷子的谜语。双木即成林，筷子也是团结友爱、和睦相亲的象征。它告诉人们，兄弟之间就应该像一双筷子一样，互相帮衬。人心齐，泰山移，手足之情、人与人之间交往理应如此。

一箸能生两眼明。一双不起眼的筷子，见证了人类文明从生食到熟食的进步，也折射出几千年来礼仪之邦的耀眼光芒，更蕴含着中国人阴阳和谐的哲学思想。当你举起手中的筷子，不妨将此谨记在心。

十年读书

●刘晓雪

“十年读书”是一个成语，意指长期努力于学业。成语典故最早源自《宋书·沈攸之传》，其中说道：“攸之晚好读书，手不释卷，《史》《汉》多所诵忆，常叹曰：‘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后来《读书训》《读书止观录》《传家宝》等皆转引此，足见其鸣之深、流传之广。

沈攸之活动于南朝刘宋年间，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从卒伍成长成名将。他早年四处征战，无暇也无心读书，晚年离开沙场，想在读史书中平复自己，越读越有味，反观自己走过的人生，便有了“恨不十年读书”的一声长叹！“风尘自古多胶扰，悔不十年且读书”“已知穷达无非命，悔不当年早读书”，后来诗人用此故事入诗，仿佛在助其叹息。

年轻时血气方刚，定力不足，人们在各种诱惑中弃书不观，浮光掠影，甚至侥幸认为，不读书也罢，成功路总是有千万条。待到经过岁月风浪的惊涛拍岸，终有一天心生空洞，“觉今是而昨非”，急切要亲近书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气恼恼地为虚度年华而悔恨，正是在此种情境下，谜语专家吴钰将自己的书房更名为“悔不读书斋”，藏书家鱼元溥为自己刻了一方“悔不十年读书”的印章。

人生苦短，什么事都要趁早，读书也一样。清代陈其德有《趁早歌》，其中有句：“读书不趁早，后来徒懊懊。精力本易衰，光阴如电扫。”年轻的时候，身体最好，记忆力强，敏感度高，若黑发勤勤学，沉下心来，

把根扎深，未来自然会叶茂枝壮，气象万千。“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孟郊的切身体会可谓意味深长；“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中的反面抒写，可谓振聋发聩。少年多主动，老年少被动，回转头来看，大规律莫过于此。

《论语》有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读书无非明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书晚可以悔，但终究是不可弃。“窗间白发催愁鬓，月底苍头劝读书”，这一“劝”如醇酒，一口饮下去，驱驱困，长精神。活到老，读到老，学到老，是君子天行健的应有之义。即便老学不如少年的“日出之阳”和壮年的“日中之光”，但终究尚有“炳烛之明”，没有理由不珍惜这生命之光。陈瓚年逾九十，犹勤笔砚；苏洵老而好学，晚年仍教子读书。他们是夕阳红中绚丽的色彩，是银发一族的无声榜样。读书作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他们血液中去。

其实，读书不只是求道和应用的需要，更是心灵的需求。“人生不失意，焉能慕知己”，世上知己难求，书中卷卷相逢。惆怅落魄时，书不正是暖心的慰藉么？打开一本书，便是跨越古今的对话。明代陈继儒尝言：“吾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亲切如此，善哉斯言。

人生代代无穷已，赖有诗书慰寂寥。无论老少，让我们此刻拿起书本吧，来与知音进行一场愉快对话。在满屋书香中，分明听到一个声音：至乐，莫如读书。

沐浴人间烟火气 今古诗情日日新

——从唐诗短视频走红看古诗词的当代传播

●张静

近日，专家讲解《唐诗三百首》的短视频风靡网络。“抖音唐诗三百首”抖音号发布的74条视频，短短两个月播放量就突破4000万，点赞量高达58万。当经典古诗词与短视频相遇，便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晦涩的古诗词跨越千年，以轻盈姿态走近万千民众，获得接纳认可，甚至成为网红。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新媒体、新技术成功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研究。

花外春来路 芳草不曾遮 诗词经典何以成为网红

数千年来，中国古典诗词深刻参与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生成与民族精神的塑造，被喻为中华文明的“芯片”。通过这个“芯片”，可以积累、传导、开启人们优雅生存的智慧。诗词经典本来就是千百年来的文化网红，它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血脉和基因。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代表，古典诗词具有表达公共情绪的强大感召力和穿透力，古典诗词中的名篇佳句总会在不经意间叩开我们的心扉，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虽然今天的我们跟古代诗人有时空距离，但那些作品都是诗人带着自己的身世经历、生活体验，融入自己的理想志趣写就的，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了出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千百年后的我们再诵读古人的作品，依然能够体会到同样的感动。正如清代词学家张惠言词中所言“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挈》其一），天心春意定会长留见道者心中，绝非春花之落便可以断送，也绝非春草之生便可以阻隔。

古典诗词带着深埋于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基因，成为引领民众跨越千年、沟通古今、集中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精神家园。叶嘉莹先生曾经指出，诗词是让人心不死的力量。中国的古典诗词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更充实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心灵。所以，古典诗词的诵读，不应仅出现在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古典诗词的讲解，也不应加盖教师“专属”的身份标签；古典诗词的传承需要走向人间烟火，需要依靠广大群众。

巨川何以济 舟楫伫时英 短视频成为重要传播载体

近年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不断推

进，电视媒体相继制作推出了《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中华好诗词》《典籍里的中国》等一批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综艺节目，统编教材更是扩增了古诗词的入选篇目……这些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古诗词跟当代民众的距离。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要将经典古诗词中的文化基因，植入更多国人的生活和生命中，需要借助新兴技术手段和媒介平台。

最近几年，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古典诗词类短视频。许多学者专家也陆续进驻B站、小红书、抖音、快手，讲解分享古典诗词。比如，2020年端午节点创的“诗教中国”抖音号，作为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主办的“中华经典诵读讲大赛”之“‘迎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的官方账号，已发布诗词类视频640条，点赞数126万、拥有粉丝近16万、播放量达3500万。

如今，短视频已成为古诗词传播的重要载体。抖音发布的《古诗词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抖音古诗词相关视频累计播放量178亿，同比增长168%，李白、苏轼、李清照、王维、白居易、杜甫、辛弃疾、屈原、陆游、李商隐位列抖音最受欢迎的诗人排行榜前十位。《相思》《将进酒》《春晓》《琵琶行》《春江花月夜》位列抖音网友最喜欢的唐诗前五名。此外，不同年龄段的网友对于诗词传承有着自己喜欢、擅长的形式：00后喜欢将诗词与说唱结合起来，90后则更爱用舞蹈复现诗词之美，80后最喜欢用朗诵的形式感受诗词魅力，70后则偏爱通过观赏戏曲理解诗词。

有人觉得，古诗词是阳春白雪，而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都是下里巴人，古诗词拥抱短视频是“自降身价”。殊不知，中国的古诗词本就来自民间、源自生活，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

正是由于不断结合当时的流行元素（如图书、流行音乐等）才得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传播至今。

当然，借助短视频平台传播古诗词也要扬长避短。一方面，短视频传播具有碎片化、快餐化的缺陷，这要求我们得探索出一条在短视频平台上对古诗词进行体系化、规模化传播的新路径。另一方面，古典诗词在当下的传播也需要“破圈”。古代文论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曾指出，西方的“文学批评”形成了一种理性判断的传统，而中国的“说诗”是一种由情感伴随的活动。如何用接地气的语言展示古诗词中的传统文化之美，对象牙塔中的学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总之，作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现中国价值、彰显中国精神重要抓手的古典诗词，既不能被束之高阁，也不能被搞笑解构，这需要更多优质平台、更多专家学者在推广普及及工作中加大投入，真正做到去芜存菁。

嫣然一笑 暮地万花开 需要体系化规模化推广

宋朝诗僧惠洪的《冷斋夜话》中记载：“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这则故事是说，大诗人白居易作诗，力求让老婆婆也能听明白。真正的好诗，如能有接地气的解读、配以高效的传播方式，就能在民间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今年6月，抖音、字节跳动公益、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华书局共同推出短视频版《唐诗三百首》。短视频版《唐诗三百首》由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先生领衔，众多古诗词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未来一年里，主办



江苏省镇江市和平路街道新金江社区公益课堂，身着汉服的小朋友在读唐诗。 石玉成摄

方将以短视频的形式提炼、展示、阐发、传讲313首经典唐诗中蕴含的精神标识和思想精髓，弘扬叶嘉莹先生“兴发感动”的解诗范式，并组织专题直播、互动挑战赛等多种活动，推动经典古诗与时俱进，增强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抖音短视频版《唐诗三百首》活动，旨在推动当代学者对经典古诗的解读能够更亲民、更具人间烟火气，让更多民众通过专家的解读更好地领略唐诗之美。不仅如此，这种有组织的体系化的有众多专家学者参与的古诗词传播活动，也有利于规避短视频传播碎片化、快餐化的弊端。

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34亿。“千年留句待公来”（陈师道《和李使君九日登马台》），我们希望在平台、机构、专家学者的共同推动下，能够有更多人用短视频等现代传播手段传播推广古诗词，记录分享他们对经典古诗词怦然心动的美妙感受。1931年陈宝琛先生送给哈佛燕京学社的一副联语中说“文明新旧能相合，心理东西本自同”，我们也期待经典古诗词与短视频的遇合，能够彼此增益，一起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美好的明天。